



程寶林鄉情散文選

父母的歌謠

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
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
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

故土蒼茫，完整的一生，
走不出那小小的村莊。

程寶林 著



父母的歌謠

——程寶林鄉情散文選

作者	程寶林
責任編輯	孫偉迪
圖文排版	譚嘉璽
封面設計	王嵩賀

出版策劃	釀出版
製作發行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http://www.showwe.com.tw
郵政劃撥	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展售門市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 104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886-2-2518-0207 傳真：+886-2-2518-0778
網路訂購	秀威網路書店： 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 http://www.govbooks.com.tw
法律顧問	毛國樑 律師
總經銷	創智文化有限公司 236 新北市土城區忠承路89號6樓 電話：+886-2-2268-3489 傳真：+886-2-2269-6560 博訊書網： http://www.booknews.com.tw

出版日期	2011年6月 BOD一版
定價	3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本書如有缺頁、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Copyright © 2011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父母的歌謠：程寶林鄉情散文選 / 程寶林著. -- 一版. --

臺北市：釀出版，2011.06

面；公分. --（語言文學類；PG0554）

BOD版

ISBN 978-986-6095-15-3（平裝）

855

100006489

程寶林鄉情散文選

父母的歌謠

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
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
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
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

故土蒼茫，完整的一生，
走不出那小小的村莊。

程寶林 著

我終將為他們作傳（自序）

I

一九八〇年七月七日至九日的高考，是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四屆。這三天，決定我這輩子，將永遠離開歇張村。我拿著大隊開具的介紹信，到公社所在地煙垢糧管所，辦理了糧食戶口遷出手續。這就意味著，我跳出了「農門」，即將成為吃「商品糧」的人。

「狗日的吃商品糧的！」

記得在村裡的稻田裡，在烈日下戴著斗笠勞動時，村道上過來一個騎著飛鴿車，穿著「的確良」、帶著上海錶、腳蹬黑皮鞋的幹部模樣的人時，田裡的婦女們，就會抬起斗笠下汗水濕透的臉，無限羨慕地望著那個人，漸漸駛近、又漸漸滾遠。如果那個騎車者，不識相地、誇耀地故意將自行車的鈴鐺搖響，他就會得到這樣的一句咒罵。

在村子的東邊斜坡上，有幾間當地唯一的磚瓦房，帶有一個頗為寬敞的院子，是我們那裡唯一的單位，全稱應該是：「漳河水庫管理局大碑灣三幹渠管理處歇張管理段」，簡稱「管理段」，但在村民們口中，卻成了「管你蛋」，因為在湖北鄉間口音中，「段」（duan）和「蛋」（dan）同音。在我童年發生的事件中，包括這樣

一件：某個夏天的傍晚，五里路外的吳集放電影，我們一群孩子在看電影的路上，管理段的段長李胖子，騎著一輛自行車，神氣地從後面追了上來，地點正好是一座已經乾涸的堰塘。那是大旱之年的一九七二年，我讀小學二年級。幾個調皮搗蛋的孩子一湧而上，有的拉自行車的後架，有的乾脆朝上面跳。車頭東扭西歪，終於，李胖子連人帶車，跌進了泥塘裡。

而最要命的是，在李胖子跌入泥塘之前，最後一個抓住他自行車的人，就是我。他咒罵著爬起來，將自行車拽上堰堤時，其他的孩子早就一轟而散，跑得遠遠的了，只有我一個人，還傻傻地楞著，等待他揚起滿是污泥的大手，給我一巴掌。這一巴掌拍在我的後背上，並不很疼，卻將後背糊上了一大塊污泥。李胖子掉轉車頭，在月光下，朝他的小小王國——那幾間磚瓦屋騎去，來時的白色身影，此刻變成了黑色。

管理段的段長，自李胖子開始，後來換了好幾茬。李胖子是吃「商品糧」的，每月的伙食，來自一個神聖的、神奇的糧本。憑著那個本子，他每月騎自行車，或是差手下人，到幾里路外的糧站，稱來幾十斤大米。後來的段長，卻得自己每個月，從家裡用自行車將大米馱來。村民們就說：「這個段長是『款』米袋子的。」「款」是當地土話，動詞，「背」的意思。很多年之後，我的父親，也曾到這個管理段當過幫工，負責巡視渠道，並在菜地裡幹點雜活，每月「薪水」八十元。在一次中暑昏倒後，我堅決逼迫父親，辭去了這份還算體面的「工作」。

當年的李胖子，如今尚在人世否？他給我的一巴掌，恰到好處地教訓了我的惡作劇。記得他從泥塘裡爬上來，見到是我時，氣呼呼地罵道：「好小子，妄圖謀害革命幹部！」我知道，他指的是我糟糕的家庭成份。胖子通常善良，他並無意於真正害我。他的話，

只是那個荒誕扭曲時代的流行語，一種類似於今日的時髦而已。果然，第二天，老師也只是在班上，嚴肅地點名批評了我，卻並沒有將它上網上线到「謀害革命幹部」這樣的嚴峻程度。

2

將中國人，劃分成吃「商品糧」和不吃「商品糧」的兩類。種糧食的人口，占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人多理應勢眾，卻在中國社會中，處於低人幾等的地位。這是我的童年少年時代，在中國農村生活最深刻，也最難忘的體驗。在舊中國，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道路，有許多條，比如，到城裡的商舖，當學徒，進工廠，當徒工，慢慢熬成老闆或師傅，在城裡安家立業。一九四九年之後，尤其是公社化的一九五八年之後，這條路被徹底堵死。一個農家女孩，無論如何聰明，貌如天仙，也沒有一個城裡人肯將她娶回，因為，她在城市裡沒有，也不能，獲得戶口。沒有戶口就沒有工作，沒有工作就沒有收入。在那個近乎赤貧的時代，一般的工薪家庭，絕對養不起一個吃白飯的人。她只能留在農村，白汗黑流。更要命的是，人民政府將所生子女的身份，跟母親一方掛鉤，也就是說，新生兒出生後，是吃「商品糧」，還是「『款』米袋子」，視乎母親的身份而定。母親是農民，子女就是農民，哪怕父親是城裡的幹部。

這樣的歧視，不勝枚舉，幾十年不廢。

孔子曾呼籲「仁政」，譴責苛政。在我看來，一九四九年之後，尤其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間的許多施政措施，不僅是「苛政」，有的簡直就是「獸政」。

在李世華的大饑荒家庭悲劇紀實著作《共同的墓碑》一書中，他實錄了當年，當地（安徽）為了防止饑餓的村民外出逃荒要飯，

竟然規定：買火車票要證明。沒有證明，就只能守在家裡等死；在慘絕人寰的河南「信陽事件」中，當地政府也是組織民兵，強行攔阻外出討活命的人群。連討飯逃命的自由都被剝奪的社會，在媒體上卻被吹成了人間天堂。四川的封疆大吏李井泉，一夜之間，宣布老百姓手裡積攢的糧票作廢，發行新糧票，卻不允許新舊兌換。這種從饑民口中，強權奪食，導致四川餓死一千萬農民的惡行、暴行，迄今很少受到公開的聲討。這種讓財富歸零，重新洗牌的做法，執政者已不是第一次施行。如果哪一天，民怨沸騰，如同地火，噴薄欲出，富人惶惶不可終日，四散而逃，是不是可以一夜之間，發行新版的人民幣，而舊幣不予兌換，或者，不等額兌換？讓窮人山呼萬歲，讓那些富人，在保命和保財之間，二者擇一？沒有誰敢拍著胸脯說：「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斷無可能！」

一九七五年夏天，公社組織了現場批判會：我家附近的小廟大隊，一位大號熊傳飛的回鄉知青，在田邊地角的小塊荒地上，種上了自己的莊稼：水稻或小麥。當時的口號是：「斗笠大、扁擔長，塊塊種上革命糧」。熊的罪狀是：種下這些糧食，落入自己口袋。結果，數以萬計的公社社員，以及全公社十幾所中小學的全體學生，分期分批來這個村裡，觀看「資本主義復辟」的活樣板。我小學班上的女同學彭金娥，在「割資本主義尾巴」的運動中，將瞎眼爺爺種在路邊荒地上的煙葉，扯得乾乾淨淨，換來了一張大紅的喜報：「鬥私批修扯煙葉」。我在自己菜地旁，挖了一塊大約兩平方米的荒地，作為我的「小菜園」，種了幾顆菜瓜和西紅柿，也被舉報到學校，遭到老師的批評。班主任還親自到我家的菜地踏勘，看那兩平方米的「小菜園」，是否確實屬於非法開荒，是「資本主義尾巴」。「舉報」我的，可能是村裡最喜歡到我這裡借書但後來打過架的一位夥伴；我一報還一報，「舉報」他在自己院子裡種西紅柿，結

果被班主任當堂駁回。熱愛大自然，熱愛植物與種植的童心童趣，就這樣被荒唐而嚴酷的政治踐踏，而「舉報」之毒，這樣早，就普遍植入了無知少年的心靈深處。在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夫妻互相「舉報」，父子彼此「揭發」，反倫常被歌頌為「立場鮮明」，反人道被標榜為「鬥志堅強」，這樣的悲劇可以說無處無有，其來有自。

從一九五八年的不准搭火車外出逃荒，到一九七五年不准在荒地上私種莊稼，「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一脈相承的，是對人民利益，尤其是農民利益的輕賤和漠視。

前些天，給我家鄉的少年夥伴打電話。他時常關注我的博客，對我批判那個時代及其主要領導人的文章，既不以為然，也隱隱擔心。他說：「你那樣評論，是不對的。哪個國家沒有經歷曲折呢？就像我們自己，哪個人的路走得很順？」

在越洋電話中，我無言以對。這是我小時候，常常睡一個被窩的夥伴，在村裡，門與門相對。因為閱歷、視野與審視的角度不同，他將那些年的那些事，看作是「無心之過」，而我，覺得是「制度之惡」。如果中國不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徹底拋棄極權制度，增加區域性自治；如果執政者，不牢記「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古訓，隔三年五年，就來一番「一刀切」、「全國一盤棋」、「一風吹」之類的折騰，那樣的荒誕、荒唐、悲慘，還會重演。近年來，「半夜偷加印花稅」、「人民幣一夜『勃起』」之類的事情，不是一再發生，跌破了國人與世界的眼鏡嗎？

3

當我第一次，在美國的中文報紙上，讀到一位讀者對我的評論，稱我為「農民作家」時，我忍不住笑了。我的笑，帶有點自嘲

的味道，但更多的，還是自豪：畢竟，從一九九一年，寫下第一篇關注「農民、農村、農業」的「三農」散文〈水稻〉以來，我這一題材的散文作品，已經多達近百篇，許多都被收入全國性選集中。二〇〇四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一個農民兒子的村莊實錄》，更獲得中美兩國約六十家報刊載文評論，並入選「網絡信息杯上海市民最喜愛的二十本書書目」，我從網絡檢索得知，鄭州市第十一中學，更將該書列為當年高中生十大課外必讀書。在網友的博客中，提及、摘錄這本書的文章，據我偶爾檢索，竟然有五十多篇。這令我甚感欣慰。

我笑的原因，還在於我，不僅遠離了農村，甚至遠離了中國。如今，我在被稱為「人間天堂」的美國夏威夷任教，靠漢語，更靠英語，掙一碗洋飯吃。然而，在村民大多搬離那個村子，村莊一天比一天破敗冷清的情形下，我於二〇〇七年年底，以我微薄的財力，資助父母了卻了多年的心願，將幾間早已廢棄，東倒西歪的土屋拆除，新建成了三間瓦房。父母故土難離，田園難捨，又從一百多里外的城裡，搬回村中，成了村裡唯一沒有責任田的「編外」村民。

我的內心，既略感安慰，也甚覺淒涼。那三間瓦房，耗資不過二萬元人民幣，竟然成了村裡近十多年來，唯一修起的新房子，而且，千真萬確，成了村裡最「漂亮」，最「氣派」的房子，與周圍老舊、衰敗，毫無生氣的土屋，形成了刺眼的對照。

越來越多的人家搬走了，土屋被拆掉，只剩下斷牆殘壁。連以前熱鬧喧嘩，孩子們打來打去的「大街」上，母親也種上了蔬菜。南宋詞人曾有「故宮離黍」的悲嘆。昔日的宮殿，如今長滿了「黍」這種古老的莊稼，這種滄海桑田的變遷感，令人悲不自禁。我祖屋前的街道上，母親種植的這一片蔬菜，其「農村凋敝」

的象徵意義，實在不必明言了。令我困惑與深思的，卻是這樣一個命題：為什麼中國的城市日新月異，現代化的程度，甚至超過了美國，農村卻人去村空、房倒屋塌，只剩下老弱病殘，獨守著孫兒孫女？中國經濟三十年奇蹟般增長，為什麼沒有惠及我老家，那個江漢平原邊緣，東距沙洋縣城不過三十分鐘車程、北距荊門市不過一小時車程、到處是肥沃黑土、畝產稻米千斤的村莊？

4

我記憶裡的村莊，有四十多戶人家，近二百口人。村子位於一處高崗上，村北曾有一座古廟，稱為「歇張廟」，據說道教祖師張天師，曾在此留駐，稍事休息，因而得名。廟中佛殿，想必是用鐵所鑄（距離我家數百里的武當山頂峰的佛殿，就是鐵鑄），所以，也被稱為「鐵廟子」。廟在村北半里許的一處高崗上，是全村的制高點，風水應該很好，周圍一圈，挖有深深的壕溝。那裡曾被開闢成生產隊的禾場，修有一間土屋，當作倉庫。我曾在那裡，將曬乾的稻穀扛進倉庫裡。後來，禾場被廢，成為麥地，土地深處，時常還有殘存的瓦片被耕出來，令人回想清末民初，寺廟裡香客如雲，香火鼎盛的情景。

閑來無事的時候，我偶爾會在一張白紙上，試圖將我小時候村莊的格局，完整地畫出來。我的努力總歸於失敗，因為我並無任何繪畫才能。那一間間屋子，如此清晰地留在我的記憶裡，我畫在紙上的，卻完全是另外的樣子。有時候我想，要是當年有照相機，能為我的村莊，留下一些照片，該有多好。

在我六、七歲之前，我家的房子，並非我們家獨居，而是和後來擔任過多年大隊長的范維志家合住，隔著天井，他們家住一側，

我們家住另一側。這一點，怕是我的弟弟妹妹們，都未必知道。他們家後來搬出去，在村子南街的那棵大樹下，另建新屋，這座土屋才歸我們獨居。當時兩家是如何協商的，有哪些補償條件？我至今對此一無所知。好在父母健在，我可以瞭解清楚。

我家隔壁，就是全大隊的最高領導，村支書程應海家。他家晚飯吃得最晚，「夜深猶喚兒吃飯」，那個細節已被我寫進散文〈回家吃飯〉中。而〈回家吃飯〉中寫及的那個當鎮長的本家兄弟，又成了散文〈探監記〉中的主角。所謂世事如雲，命運弄人，大概就是如此吧？程書記的隔壁，是隊長曾祥生家。這個當權時凶巴巴的精瘦老頭子，我對他頗有好感，因為他曾幾次弄電影到村裡，在大白天，將倉庫關起門來當電影院，使四鄰八村對我們村，羨慕得要死。他還曾請了一個河南的梆子戲班，在村裡連唱三天大戲，轟動四鄉，出夠了風頭。我尤其記得，他將一個河南討飯的老頭，收留下來，安頓在村外的養豬場居住，提供口糧，讓這個異鄉人，在我們村過了好幾年安生日子，直到他的家人找來，將他接回河南。老人離開的時候，家家戶戶都送了些大米。這個討飯的異鄉人和他的兒子，是背著滿滿兩大袋大米離開村子的。這是小小的德政，如果擴大，成為中南海的政策，中國何至於三年餓死三千萬？有一年，我回家探親，他光著上身，走到我家門前。我敬了一根煙給他，他感傷地說：「寶林，你下次回來，怕是見不到我這個老頭子了！」與我非親非故，當權時曾多次欺負我家成份不好的這位前隊長，對我說出的這句感嘆，令我感動和感傷。他的善，出自本性；他的「惡」，歸於時代。

曾祥生家的隔壁，就是劉汝謙家了。一個農民，竟然有如此儒雅的名字，這是我兒時，常常思索的問題。他會所有的農活，但他卻能在牆上，用石灰水刷白一塊地方，將那裡變成語錄欄，寫上

「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之類的語錄。劉汝謙是個任何時候都笑哈哈的農民，他腦子運轉得越快，眼睛眨動的頻率就越快。他原本是正牌的武漢師範學院的大學生，武漢某中學的語文老師，莫名其妙，沒有任何文件和手續，他就當了右派，先是送去伐木，後來被趕出武漢，回鄉來當了農民。有好幾年，他在隊裡的窯上燒瓦，將黃泥作成「瓦圈」，曬到半乾後，一拍成四瓦，手藝屬一流。他後來成為我的地理老師，我高考的地理成績是八十一分，這其中就有他的教誨。

5

這樣一家家地想下去，我有了一個堅定的念頭：為什麼我不能為這個村莊，寫一本《村莊史》？在這本只涉及一個中國小村的「斷代史」中，我要發揚太史公秉筆直書的精神，讓那些默默無聞死去的人，其姓名和生平傳略能借我的文字，留存下去。這些如螻如蟻的生命，曾經承載了中國的一個時代。那個時代，無情地奪走了他們的勞動成果，留給他們的是兩代人的赤貧，是如今的斷牆殘壁、冷清無人的街道，是街道上，我母親種下的蔬菜。

有許多史實，需要核定，比如，一九七四年二月的那場大火，燒毀了半個村莊，成為我們村子的一大劫難。它究竟是怎樣引起的？比如，一九七五年，大隊的民兵，用繩子牽著我家對面的曾姓富農的老婆，遊街示眾，甚至到小學裡敲鑼，在全校師生，包括其子女前面，自我辱罵。她的胸前，吊著一雙破鞋和一把稻穀。她真的偷過隊裡的稻穀嗎？遊街示眾的決定是誰作出的？

宋代儒者張載著名的「橫渠四句」是這樣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古代知識分子

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在這幾句話裡彰顯無遺。時易，境遷，這些我都難以企及。只有「為生民立命」這句，也許勉強可以做一點嘗試。「生民」這個詞太大了，我所能替他們說幾句話的，只有那些村民。

比如，寫這樣的一部《村莊史》。

而這本《父母的歌謠》，或許可以算作是這個夢想的一種熱身或前奏吧？

是為序。

2009年2月17日，夏威夷無聞居

目次

我終將為他們作傳（自序）	3
--------------	---

第一輯 吾祖吾族	15
----------	----

善良	16
竈火	22
秋天的絮語	27
父親	33
終身大事	37
父母的歌謠	41
母親二題	46
小金	51
堂叔	58
堂姑	66
堂妹	70
祖屋	73
祖墳	80
舊宅紀興	82
天井的記憶	89
歸葬	92

第二輯 吾妻吾子	119
----------	-----

太陽出世	120
寫給襁褓中的兒子	124

冬日踏青	128
獨對無言	134
燭光祈禱——寫給貝諾	138
沒有童年	143
星條旗下〈畢業歌〉	146
少年今日初長成——寫給兒子	157
驚懼的日子	167

第三輯 吾鄉吾土 173

水稻	174
怕見家信	178
民如鳥獸	181
我心悲涼	183
端午一哭	186
老師	198
同學	205
鄉村「塾師」列傳	210
留守孩子	223
故土蒼茫	227
屋前宅後	238
一樹紅霞曾照我	245
來家吃飯	248
回家吃飯	253
沙洋：地圖上有圖釘的地方	258
布衣自有憂國心	264
我的歌張小學	271
民間飲食	278
江漢小鎮青未了	282

一生走不出小小的村莊（跋） 287